

短篇評話

空軍英雄張積慧

唐耿良編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717.95
337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有两个短篇評話。“空軍英雄張積慧”寫張積慧在空战中击落美国“噴气机王牌駕駛員”戴維斯的故事。“鋼鐵般的意志”寫志愿軍某部文化教員廖貽訓負伤后在戰場上爬行了三夜三日，回到自己的連隊，因此成了殘廢，鋸去兩只脚和九個手指頭。但是他仍舊堅持鍛煉寫字，學騎自行車，并不因殘廢而失去他为人民服务的决心。

战 曲 小 丛 書

空 軍 英 雄 張 積 慧

[短篇評話]

唐 耿 良 編 著

*

上 海 文 化 出 版 社 出 版

上 海 衡 山 路 58 弄 2 号

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証 出 078 号

蔚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总 經 售

*

开 本：850×1168 耗 1/64 印 張：15/32 字 數：12,000

1956 年 9 月 第 1 版 1956 年 9 月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數：1—5,000

統 一 書 号：T10077·287

定 价 (5) 0.08 元

空軍英雄張積慧

在朝鮮北部，中國人民志願軍空軍宿舍里開出二輛吉普卡，嗚……（汽車喇叭聲）直開飛機場。車停，車上的飛行員都跳下車來走到自己的飛機旁邊去。其中有一位飛行員年紀很輕，叫張積慧。他是山東人，生一個中等身材，長方面孔，面帶紫膛色，身體生得非常結實。頭上戴一頂飛行帽，上面一付防風眼鏡，耳朵上套着耳機，頭頸里挂一只麥克風——這是和隊長、地面指揮員連系用的。他身穿飛行衣——皮衣皮褲，腳上長統膠靴，背上背一頂降落傘，胸前挂一幅航空圖。這時維修人員早已把飛機擦得干干淨淨，座艙上頭頂擦得一點灰塵也沒有。張積慧走上小梯把座艙蓋推開，跨進機艙，在椅上坐好，把艙蓋推上，把椅子上的皮帶

往身上扣好——因为不扣好皮帶，飛機翻筋斗时，人要从椅子上跌出來的。只要命令一下，馬上可以起飛。这天正是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，農曆正月十五，天气很冷，地面上还有一層薄霧。忽然耳机中傳來起飛命令，指揮塔里射出四顆綠色的信号彈。張積慧馬上把油門一放，馬力开动，操縱杆一拉，飛機从跑道上起飛了。嗚……（飛機馬達声）噴氣機直冲天空，一共六架飛機往东南飛去。張積慧和僚機們編好隊形，留神地搜索空中可有敵機影踪。六架飛機速度很快，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噴氣機之一——米格 15 型。超音速的。过去抗战时我們看到的日本飛機，总是先听見機声然后再看見飛機自远方飛來，就是：嗚……（馬達声）啫啫啫，飛機到这边來了。現在的噴氣式飛機等到你听見嗚……飛機声音，飛機呢？啫啫啫已經过去了！实在快不过。

張積慧的飛機飛上了三千公尺以上的高空，就覺得天气晴朗，一点云彩也沒有。太陽从东海升起來了，陽光照在海面上，光華閃爍。看到下面山崗象一堆堆高低不平的石堆，河流象一条白布

帶子，城市和鄉村只是一片焦土，一所完整的房子也沒有了。看了這些，張積慧心中憤怒，他想起剛到朝鮮來的時候，住在一家鄉親家里，那個老大娘和四個小孩對待他如同親人一樣。有一次張積慧白天出去執行任務，回來的時候，房子炸毀了，老大娘和四個孩子都被炸死了，美國強盜真和野獸一樣地把和平居民濫施殺戮。張積慧想，我一定要為朝鮮的鄉親們報仇！

飛機在前進途中，听得耳机中傳來指揮員命令：“前方發現敵機，趕快把副油箱丟掉，準備戰鬥！”張積慧就一按電鈕，丟掉副油箱。什麼是副油箱呢？因為噴氣機機身小，儲油量不多，飛行時間受限制，因此機翼上帶有兩個副油箱，在航行時就用副油箱里的汽油，遇到敵機時就把副油箱丟掉，作戰起來可以靈活一些。等到副油箱丟掉，張積慧要搜索敵機在那里的時候，前方的敵機不見了。咦，天上又沒有云彩，敵機到那里去了呢？因為太陽在前面，太陽照在海面上，耀眼睛，不容易看清楚，用心觀看還是找不到。張積慧知道碰到了厲害的對手了。果然，前面來的是狡猾的敵人。前面一

共來了八架敵機，都是佩刀式噴氣機，也就是F86型的飛機，是敵人最好的一種噴氣機。領隊的是敵人遠東航空第三百三十四中隊的隊長，叫戴維斯少校。他被華爾街老板捧之為“空中英雄”，又叫做“噴氣機王牌駕駛員”。這人老奸巨猾，在他的手上塗滿了朝鮮人民的鮮血。今天他帶了八架飛機前來偷襲。他們也看見了志願軍的六架飛機，那些駕駛員都在害怕了。忙喊：“哈羅，哈羅，戴維斯少校，前方發現中國飛機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”聲音都抖了。他們為什麼這樣害怕中國飛機呢？因為志願軍空軍大膽、勇敢、機智、靈活、不怕犧牲，他們都吃過苦頭。敵人為什麼這樣膽小呢？因為敵人的戰爭是非正義性的。敵人的上司用啥來鼓舞士氣呢？就是：飛行一次美金十五元，轟炸一次美金廿元，打落對方飛機一只美金一千元，星期天作戰津貼加倍。用金錢鼓勵作戰。他們拿到了美金呢？狂嫖濫賭吃酒跳舞，過這些腐化的美國生活方式。今天，他們看見了志願軍飛機都着慌了。戴維斯到底是“老鬼”，有經驗，聽得他的僚機上駕駛員在吃慌，馬上通知他們：“哈羅！勿要慌，繞到中國飛機

的后面去。”他利用了順着太陽光的机会，一个左轉弯，鑽到志愿軍飛機的后面。戴維斯恰巧追上了張積慧这架飛機，他把油門放大，馬力开足，用最快的速度冲过去，越追越近。張積慧的飛機照常飛行，好象沒有知道有敌机追來。戴維斯高兴極了，瞄准鏡瞄住了張積慧的飛機，只要电鈕一按，电动机炮一开，前面的飛機就要跌下去。戴維斯心花怒放，这时他不是在进行作战，好象站在銀行櫃台前，等着領一千元美鈔。

那末張積慧可曉得后面有敌机追呢？老早就知道了！他丟掉副油箱时發現前面敌机不見了，估計到敌人有啥鬼点子來了。前、左、右，三个方面沒有敌机，再看到后面敌机在冲上來，張積慧故意裝作麻痹大意的样子，实际他和隊長以及自己的僚机都联系好了，誘敌追赶，然后等待时机歼滅敌人。現在距离已近，張積慧突然來个快速度轉弯，一下子繞到了敌人的后方（表演时站起來两手平举，作飛機狀，轉一个弯）。这是一个快速度动作，这样快，要是我（指說書人）已經头晕眼花，方向都弄不清了，張積慧是沒有什么的，因为身体鍛煉得

非常結實。本來張積慧在前，現在戴維斯沖到了前面，張積慧反而到了後面。戴維斯正要開炮，忽然發現前面的飛機不見了，“咦，怎麼搞的？到那裏去了？”心中好恨，好象丟掉了一千元美金！再回頭一看，後面飛機追上來了，“哎呀！不但一千元賺不着，而且要讓對方賺一千塊了！”急忙把操縱杆一拉，向上飛去。張積慧想：“怎麼的？你還想逃走么？今天我一定要把你揍下來為朝鮮人民報仇。”就是一梭子炮彈，咚……往上飛去。戴維斯一看上面不能去，還是往下面逃吧。操縱杆一推，嗚……朝下面俯沖。張積慧想你往下我也往下，跟踪而來。戴維斯想完了，下面也不行，讓我作不規則飛行吧，一會要東，一會向西，竭力想擺脫後面的追擊。張積慧怎肯放鬆，緊跟着戴維斯的飛機，瞄準着，咚……沒有打中；咚……還是沒有击中。張積慧心里怒惱得眼睛里要噴出火來，這家伙好狡猾，企圖逃走，哼！今天你休想逃脫。張積慧一面開足馬力緊緊追趕，同時在計算着，對方朝了東去必定要回向西邊。等着等着，飛機果然飛過來了，瞄準鏡瞄準，好，咚……一梭子打過去，着！打中了戴維斯飛

机的右翼。戴維斯觉得机身一抖，曉得中了炮彈，一看，哎呀，翼子被打的象蜂窝了，机身失去平衡，往右面傾斜了。赶快逃命吧。怎样逃呢？跳降落傘！如何跳下去呢？我（指說書人）开头以为是：馬上推开座艙盖，解开皮帶，爬出座艙再往下跳。后来才知道不是这样的，因为这样太慢了。空中战斗是以最快的速度進行，設備是自动化，电气化的，跳降落傘只要你連接三个电鈕：按第一个电鈕，座艙自动开了；按第二个电鈕，椅子上皮帶自动松开；按第三个电鈕，椅子下面有一小包炸藥，炸藥拉响，把椅子彈出座艙。那时飛行員只要放松降落傘的帶子，傘張开，人就可以降落了。戴維斯正要按电鈕逃走的时候，來不及了，張積慧的机关炮瞄准他的机艙，咚……的又一梭子，炮彈击中了戴維斯的身体和油箱，飛機起火了，机头朝下，尾巴朝天，直往地面栽下去，尾巴上噴出一股黑烟，好象半空中扯开一匹長長的黑布一样，轟！戴維斯連人帶机跌得粉碎。这个狡猾的空中强盜，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場！

張積慧看着敌机落下，心里很高兴。这时忽然

听得耳机里傳來僚机飛行員的声音：“三号注意！三号注意！后面有敌机，后面有敌机。”張積慧曉得情况緊急，正要准备避开敌机，觉得机身一抖，曉得被敌机打中了，他連忙把操縱杆一拉，飛機直往天空上升。到了上面一看，果然一架敌机在追他，自己的僚机在和另一架敌机作战。張積慧看到自己飛機的左翼打了三个洞，心里好恨哪，好象打在自己的身上一样。想这家伙偷偷的打我，非把他攔下來不可。看敌机还在追过来，張積慧突然的一个翻身，敌机到了前面，張積慧跟在后头，瞄准鏡瞄好敌机，电鈕一按，机关炮忽然不响了。啊！难道出了故障么？仔細一看，原來剛才追击敌机时打的过猛，把炮彈打光了。沒有炮彈怎么办呢？快走吧，調轉机头要走，可是敌机的飛行員是一个老手，一看情况知道后面飛機沒有炮彈了，他怎肯放过这个机会，拚命的追上來。張積慧这时把飛機开的忽高忽低忽左忽右，敌机还是緊緊的追上。張積慧想，既然不能擺脫敌机的追击，我决不能就这样的被敌人打下來。这样，和他拚了吧，把敌机撞下來，就是自己牺牲，敌机也被我撞下了！打定主

意，一个翻身和敌机面对面了，瞄准了敌人的飞机头，油门放大，馬力开足，直撞过去。两面都是噴气机，速度是非常快的，只要眼睛一映，馬上两架飞机要碰头。那末美国佬为什么不开炮呢？飞机在对撞的时候是來不及开炮的，因为太近了，就是你开了炮，飞机也还是要碰头的；正象步兵在拚刺刀时是來不及射击的，等你射击，对方的刺刀已經刺进了你的胸膛。飞机对撞，是空战中最可怕的一种战斗，因为你决定了对撞后，就不能有一点动摇，在对撞时要末双方飞机撞的粉碎，否則你是不能讓开的，誰先讓誰就要挨打。張積慧抱定了自我牺牲和敌机同归于尽的决心，渾身肌肉縮成一塊鋼鐵一样，額上的汗水淌下，牙齒把嘴唇咬的出血來。这两架飞机越來越近了，近的連对面机舱中的人面都看得清了。对方是个富有經驗的飛行員，他不讓，他也知道讓了是要挨打的。飞机更加接近了，近的甚至推开座舱盖把手伸出去快摸得着对方的飞机了。这是意志的競賽。眼看着在一剎那之間，我們的空中英雄張積慧要和敌机撞的粉碎了。就在那最后关头，敌人受不了啦，他原想以不讓的

姿态逼得張積慧讓开，然后可以开炮再打，偏偏張積慧不讓，准备对撞。他慌了，張積慧是为了祖國为了人民和敌人拚的，他为什么要拚呢？他是为了美金才來作战的，犯不着拚什么命，所以在將要相碰的时候把操縱杆用力一推，俯冲逃下。你逃下去时候看看清楚再俯冲哪，下面是高山的山峰呀。这家伙被張積慧的英雄气概吓昏了头，以最快的速度俯冲下去，也沒有看清楚下面的情况，飛機直向山峰撞去，轟！飛機撞的粉碎。

張積慧看得高兴啊！战斗就是这样：越是勇敢的人越是不会死；越是怕死的人偏偏要死！这时張積慧見自己的飛機紅灯亮了，油快干了，快回去吧，馬上追上自己的机群，回轉基地。这次战斗，張積慧被評为特等功臣、一級战斗英雄。空軍英雄的故事就告一段落。

鋼鐵般的意志

在朝鮮戰場上，有一支中國人民志願軍的部隊從北向南直望清川江進軍。雖然今朝夜頭沒有月亮光，部隊仍舊跑得蠻快。隊伍里有一個小伙子叫廖貽訓，今年只有十八歲。別人都背了槍赶路，只有他沒有拿槍，因為他是連隊里的文化教員，沒有戰鬥任務。今天參加戰鬥，廖貽訓再三向領導上要求發一支槍給他，好上戰場去打死幾個敵人，結果領導上發給他兩個手榴彈。廖貽訓想，也好，就憑這兩個手榴彈我可以炸死幾個美國鬼子，再抓兩個俘虜回來……

部隊一路過來，看見前面有條河，大約有兩三丈開闊。河面上有一頂洋灰橋。走過橋朝西南方過來，翻過一座山，就听得見前方有槍炮聲傳來，還

隱隱的看得見火光。廖貽訓曉得戰場近了。這是他參軍以後到朝鮮來的第一次戰鬥，因為沒有戰鬥經驗，心裡有點緊張。再朝前走了一段路，看見一村庄，村子里一個老百姓都沒有，房子都炸光了，只剩下斷壁殘垣和一堆堆的瓦礫。廖貽訓心裡恨哪！過了鴨綠江看見了不知多少的城市、鄉村被敵人燒成一片焦土！這一次到前綫去，一定要多殺鬼子為朝鮮老百姓報仇！

走出村子不多路，忽听得頭頂上有飛機聲音——鳴……反正暗星夜敵機也看不見我們行軍，不理它。廖貽訓跟了部隊繼續前進。忽然，覺得面前一亮，抬頭一看，原來敵機丟下了照明彈，照明彈上面有一頂小型降落傘，在空中搖搖晃晃，亮得象白天一樣。廖貽訓馬上和同志們一樣散開，臥倒在地上。只聽見機槍聲嚶……這是在盲目掃射，再聽見——轟！廖貽訓回頭一看，炸彈扔在村子里，心想，那邊房子已經炸光了還要濫炸。這時候轟……接連丟下幾十顆炸彈，一顆炸彈就丟在廖貽訓的附近，彈片飛過來在廖貽訓右腳上“拔”的一下，這一痛痛得廖貽訓眼睛前發黑。停會一看，右

脚上鮮血直流，鞋子只剩下後半只，前半只鞋子和脚背一起被削掉了。廖貽訓心如刀割，受了这样的重伤怎能上戰場殺敌人呢？这时候指導員就伏在他旁边不远，看廖貽訓受伤，要緊爬過來，从身边掏出一个急救包，替廖貽訓包扎。廖貽訓說：“指導員，我心里难过啊，我一个敌人都沒有殺死，自己倒受了伤，我怎样上戰場去呢？”“廖貽訓同志，不要难过，同志們会替你报仇的。”指導員一面安慰着他一面替他包扎。

这时候敌机已經飛走，部隊繼續前進，指導員把廖貽訓背在身上跟着部隊行軍。部隊跑的快，指導員背了廖貽訓走的慢，上山下坡，累的气喘嘘嘘，滿头大汗。廖貽訓想，我到前方來什么事都沒有做，反而要首長为了我受累，而且自己的身体又重，指導員背了我走，那里过意得去。“指導員，放下我吧，我就在这里附近隱蔽一下，你赶快追部隊去吧，不然要赶不上了。同志們需要你，去吧，我自己会得掌握的。”指導員想廖貽訓講的对，就把廖貽訓留下來吧。哎，不行，把他留在这里，遇上敌人怎么办？廖貽訓看到指導員还是不肯走，又說：

“指導員，沒有你，同志們怎么打仗？”指導員想不出好主意，他對周圍一看，見有一戶人家，房子已經炸塌，在塌房子的外面有一堆高粱杆子，心里想，只能這樣了。他把廖貽訓背到高粱杆前，輕輕的將他放下，再拾些高粱稈過來把他遮掩好。“廖貽訓同志，你安心隱蔽吧，戰鬥結束後，我們會來找你的。”廖貽訓說：“曉得了，指導員你快點去吧！”

指導員走了幾步路，想十八歲的小伙子，從未經歷過戰爭鍛煉，把他一個人放在這裡，實在是不安心，就回到高粱杆前對他說：“廖貽訓同志，我這裡有包餅干，你拿去，肚皮餓的時候可以吃吃。安心好了，我們一定會來找你的。”廖貽訓接過餅干，感動得話也講不出，指導員象自家爺娘一樣關心自己，走了之後再回過來安慰自己。“指導員，你快點走吧！”

指導員發開兩腿追上前去和部隊一同向前進發。廖貽訓把餅干往口袋里放一放好，心里想，我雖然受傷了，希望同志們多殺死一些敵人，替我報仇……

隔了約莫半小時光景，听得前方槍聲密集，廖

貽訓想，同志們已經投入戰鬥了。摸摸腰里兩個手榴彈，心里想，我倘然不受傷該多好啊……又隔了一刻鐘，槍聲停了，估計是戰鬥結束了。忽然又听得炮聲隆隆，這是敵人在反撲了。因為我們是用輕武器作戰，沒有重炮。想必我們的部隊在勝利之後，機動靈活地撤離戰場，敵人瞎打炮是嘿啥用的。算一算，衝到前綫是半小時，回過來也是半小時，三十分鐘以後我可以和同志們會面了……

隔了半個小時多，一點動靜沒有，不象有部隊過來。廖貽訓撥開高粱杆對外面一望，天上黑沉沉的，周圍一個人也沒有；山上還有美軍燒的篝火。哎呀，這個時候隊伍不來，可能是部隊從別條路回去了；因為根據戰鬥情況發展，部隊不可能走原路回來。哎呀呀，自己人沒有來，天亮之後山上的敵人可能會搜索到這裡來，那我要被抓去當俘虜了……我寧願犧牲決不能當俘虜！怎麼辦呢？決定從原路回去找部隊去，就是爬也要爬到自己的陣地去。

廖貽訓的右腳腳踝骨已經斷了，痛的很厲害，爬起來只能用膝蓋和兩肘，右腳還要翹起一些。時